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

魏
峴
撰

中
華
書
局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

此據守山閣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四庫全書提要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二卷。宋魏峴撰。峴，鄞縣人。官朝奉郎。提舉福建路市舶。鄞故有它山一水，其始大溪與江通流，鹹潮銜接，耕者弗利。唐太和七年，邑令王元暉始築堰以捍江湖。於是溪流灌注城邑，而鄞西七鄉之田皆蒙其利。歲久廢壞，宋嘉定間，峴言於府，請重修，且董興作之役。因爲是書記之。上卷雜志源流規制及修造始末，下卷則皆碑記與題咏詩也。按新唐書地理志載明州鄞縣，按鄞縣在唐爲鄞縣，南二里有小江湖，溉田八百頃。開元中，令王元緯置東二十五里有西湖，溉田五百頃。天寶二年，令陸南金開廣之。今此編稱它山水入於南門，瀦爲日月二湖，其日湖卽小江湖，月湖卽西湖，謂二湖皆王元暉所浚，而不言有天寶之陸南金，似有缺略。至於以元暉爲元緯，以太和七年爲開元中，則此編所載諸碑記及唐僧元亮詩證佐顯然，足以糾正唐志之謬，不得以史異文爲疑矣。此書在地志之中，頗爲近古。宋四明郡志嘗採其說，然傳本頗稀，幾於泯沒。明崇禎辛巳，郡人陳朝輔始得舊帙梓行，板亦散佚，首有峴及朝輔二序，而末以四明志序附焉，蓋卽從陳本錄出者也。

序

蓋溝洫始于夏禹。經界始於商高宗。而水利所繇興。若周官營溝行水之制。止水蓄水之令。輦然大備。昔之爲民興利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陂池。起水門。提閘數十處。以廣灌溉。此王政必務其大也。唐鄧令王公元暉之作堰它山也。關吾鄉旱澇豐歉之數。綦鉅。而潭衍不適于度。茨埭不愆于防。漏井匿瀦不平其衡。水屬梢溝。不符于則。此不令經界。偕溝瀆胥病耶。郡乘間採宋魏峴它山水利備覽之說。而全軼漫漶。莫稽顛末。頃林郡公屬吾年友楊齊莊補此志之缺。予過從商榷。繙几上得之。詢是鍾潭舊家藏此鈔本。亦成化間物也。齊莊指示予。此卽不得爲指南車。或亦借作驅山鐸。而予亦驚喜。見所未見。因先壽諸鐫以傳。夫志牒之尙于過存也。卽如孫叔敖芍陂一事。史僅約略言之。使不考唐六典。疇知此陂首受礪之潭水。又疇知濠水流注陂中。不考水經注。疇知灝水東北經白芍亭下東集爲湖。而芍陂以此得名。不考元和志。疇知此陂外楚相又作陽泉大業諸陂。不讀鴻烈。疇知芍陂之卽是期思。不考三國志及鳳陽郡志。疇知尙書郎鄧艾重修于建安間。旁爲立十小陂。利被沿淮廣陵數十鎮。不考隋書。疇知趙軌之修開六門爲三十六門。灌田至五千頃。夫以彼章章如是。而博雅君子。猶有未能盡臚其事者。何況僻在東南。又僅藉寥寥文獻爲足徵。討論功疎。吾黨亦與其責矣。禮有之。上有大澤。則夫人待于下流。此卽善溝水激之說也。易有之。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此卽善防水淫之說也。激則爲川爲渠。淫則爲澤。

爲陂。必如此而後盡溝瀆之利。必如此而後倍經界之稷。坎止流行之象。不歸爲水利設。而水利之大通之政矣。漱流之說。可以旁通者。予得唐崔巘之記。大業陂曰。揆腐曝淤。倍高徹卑。又曰。橫殺衝波。泄流引洫。卽是數語。足賅水經。又得之穆員之記。石斗門曰。善爲水者。不與之競。如斧斯銳。以分其衝。如月斯仰。以折其勢。宛然喉深口速之象。猶指諸掌。以備覽。方溝洫志。河渠書。或不足。以方崔穆二記。有餘矣。而又安知崔穆二記。是修溝洫河渠者。所必收乎。故此等書。邇都大邑。未必得。而板扉小築。中或得之。鍾氏之藏。所謂禮失求之野也。予以得購訪遺書之法。玉軸牙籤。未足錄。而殘篇蠹簡。中足錄之。齊莊之采。所謂謀于野。則獲也。予以得網羅舊聞之法。要以水利經畫。自叔敖。李冰。史起。以下。漢則有若劉信。文翁。鄭當時。兒寬。召信臣。王景。諸人。唐則有若雲得臣。長孫祥。李襲。黎幹。溫造。孟簡。諸人。宋則有若范文正。劉彝。呂頤浩。錢良臣。諸人。我明則有宋公禮。劉公大夏。陳公瑄。徐公有貞。朱公衡。潘公季馴。諸人。計此一代。遠猷百年。碩畫暇時。並當同齊莊輯成全部。以商治河通漕之略。俾王公與前後諸賢並垂。又俾此書亦與前後諸賢紀述並傳。是豈在宋徐節孝先生治河議之下。而不遠出我朝戴村白老人獻策之上哉。經濟君子。循覽是書。廢修墜舉。當不僅爲此地。旱澇豐歉之計。大埤贊已也。齊莊大小並識。今古兼綜。新志成。行將重于琬琰。而借此稿本作津梁。是書之傳。又無俟予言之畢矣。崇禎辛巳七月既望。前柱下史郡人陳朝輔雙五氏謹序。

序

民以食爲天。然以滋以灌。生是百穀。而粒我烝民者。非水之功乎。此六府養民。所以首水而終穀也。田而不水。雖后稷無所施其功。鄧邑之西鄉。所仰者惟它山一源。厥初大溪與江通。涇以渭濁。耕鑿病焉。唐太和七年。邑令瑯琊王公元暉。度地之宜。壘石爲堰。冶鐵而鋼之。截斷江湖。而溪之清甘始得以貫城市。澆田疇。于是瀦爲二湖。築爲三埭。疏爲百港。化七鄉之瀉鹵而爲膏腴。雖凶年公私不病。人飽粒食。官收租賦。歲歲所獲。爲利無窮。可謂功施國。德施民矣。然時有旱潦。則常蓄泄。水有通塞。則常啓閉。場埭當修。沙土常扞。不無待于後之人。峴幼嘗奉教于先生長者。以爲學道愛人之方。不必拘其事。苟可以致其愛人之心。無非道也。家距堰不數里。自聞鑄來歸。閒居十餘年。日與田夫野老。話井里間事。且州家嘗屬以任修塌淘沙造閘之責。益得以講源委。究利病。又考圖志所載及前哲記文。粗知興造增修之繇。參以己見。編爲一帙。目曰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庶幾講明水政者。觀此或易爲力云。大宋淳祐二年上元節。里人魏峴書。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卷上

宋 魏 峴 撰

它山水源

它山之水源自越山。委蛇縣歷幾二百里。繇上虞縣分水嶺。一名斤嶺。自此至鎮凡十六里。故名。百餘里。然後歷大小皎、密岩、樟村、桓村、平水。此其大派也。又一派出杖錫山。並合衆山之流。會于大溪。至于它山。溪通大江。潮汐上下。清甘之流。醴泄出海。瀉鹵之水。銜接入溪。來則溝澮皆盈。出則河港俱涸。田不可稼。人渴于飲。唐太和七年。邑令王侯元暉。相地之宜。以此爲水道所歷。喉襟之處。規而作堰。截斷鹹沙。導大溪之流。自堰之上。北入于溪。百餘丈。折而東之。經新安。歷洞橋。此前港也。自鎮都入惠明橋。至仲夏。二水至新堰而合流。經北渡、襟社、新橋。入南城甬水門。瀦爲二湖。曰日月。暢爲支渠脈絡。城中以飲。以灌。出西城望京門。繇望春橋接大雷林村之水。直抵西渡。其間支分派別。流貫諸港。灌溉七鄉田數千頃。天之旱潦。有不可必。此水歲可恃以爲常。田事仰之。實爲霖雨。自唐逮今四百十有六年。民食之所資。官賦之所出。家飲清泉。舟通物貨。公私所賴。爲利無窮。先賢堰是而以此水錫吾邦人。所以爲生民立命也。

置堰

侯之經營是堰也。歷覽山川。相地高下。見大溪之南。沼流皆下。其北則皆平地。至是始有小山。虎踞岸旁。以其無山相接。故謂它山。詳見鄞志。南岸之山。勢亦俯瞰。如飲江之虹。二山夾流。鈴鎖兩岸。其南有小峙。

二、屹然中流，有捍防之勢。人目爲強堰。其北小山之西，支港入溪，則七鄉水道襟喉之地。因遂堰焉。由是溪江中分，鹹鹵不至，清甘之流，輸貫諸港，入城市，遠村落。七鄉之田，皆賴灌溉。七鄉：曰通遠、光同、桃源、句章、清道、武康、東安。

堰規制作

它山乃衆流胥會之地。每歲至秋，萬山之間，洪水暴漲，湍激迅疾，極目如山海。侯之爲堰也，規其高下之宜，潄則七分水入於江，三分入於溪，以洩暴流。旱則七分入溪，三分入江，以供灌溉。堰脊橫闊四十有二丈，覆以石版，爲片八十有半。左右石級各三十六，歲久沙淤，其東僅見八九。西則皆隱于沙。堰身中定，擊以巨木，形如屋宇。每遇溪漲湍急，則有沙隨實其中。俗謂護隄沙，水平沙去，其空如初。土人以杖試之，信然。堰低昂適其廣狹中度，精緻牢密，功侔鬼神。與其佗堰埭，雜用土石竹木，輒篠稍久，輒壞者不同。常時大溪之水，從堰入江，下歷石級，狀如噴雪，聲如震雷。耆老相傳，立堰之時，深山絕壑，極大之木，人所不能致者，皆因水漲，乘流忽至，其神矣乎。

梅梁

梅梁在堰江沙中。鄞志謂梅子真舊隱大梅山，梅木其上，爲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在它山堰，亦謂之梅梁。禹祠之梁，張僧繇圖龍于其上。風雨夜或飛入鑑湖，與龍鬪，人見梁上水淋漓而蘋藻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于柱。它山堰之梁，其大逾抱，半沒沙中，不知其短長。橫枕堰址，潮過則見其脊，偃然如龍臥江沙中，而百年不朽。暴流湍急，儼然不動。有草一叢生於上，四時長青。耆老傳以爲龍物，亦聖物鎮填者耶。

三竭

侯既作堰，慮暴流之無所泄，遂爲三竭，以啓閉蓄泄。澇則灑暴流以出江，旱則取淡湖以入湖。平時則爲湖港之候，耆老謂侯自堰口浮三瓢，聽其所至而立焉。由堰之東十有五里爲烏金竭。俗謂上水竭。又東三里爲積瀆竭。俗謂下水竭。又東二十七里爲行春竭。俗謂石竭。此小溪鎮入南城甬水門河渠也，皆隨地之宜而爲之。四明烏金竭久廢，嘉定辛巳，峴請于朝重建，詳見郡志及烏金竭志。

日月二湖

鄞志稱城中日月二湖，皆源于四明山，自它山入于南門，潞爲二湖。在城西南隅，月湖中有十洲三島之勝。湖之支渠，繚繞城市，往往家映修渠，人酌清沚。又云：四明山之旁，亦山萃焉。雨盛則澗壑交會，出爲漫流，無以潞之，其涸可立而待，非特民渴于飲，而河內海潮以之灌，溉田皆斥鹵，耕種廢矣。唐太和中，侯乃視地高下，伐木斲石，橫巨流而約之，浚二湖以受其入，溉田八百餘頃。唐地理志載鄞縣下注云：南二里有小江湖，太和中，令王元暉置小江湖，卽日湖也。以此考之，人知侯置堰而已，而不知疏南城一帶之河，立三竭，浚二湖，皆侯之功也。崇寧間，楊蒙爲重修它山堰記云：唐王元暉令鄞，導它山出水，作堰江湓，約水勢貫城以入，潞爲平湖，疏爲長河，掬爲幽沼，後人德之，爰立廟貌，舒公信道西湖引水記：西湖卽月湖也。時有旱，而引它山之水入月湖，以濟一城之所用，邦人喜而公爲之記也。今城中十萬戶，日用飲食，可不知所自乎。

廣德湖仲夏堰已廢並仰它山水源

唐地理志載鄞縣其下注云西十二里有廣德湖溉田四百頃。貞元十一年刺史任侗因故迹增修西南十里有仲夏堰溉田四千頃。太和六年刺史于季夏築今湖堰並廢。寶慶二年郡守尙書胡槩再修。鄞志旣載廣德湖興廢之由復附言于後曰。今歲夏初愆陽再旬東鄉惟恃錢湖以不恐西鄉渠流已竭舟膠不行幸而禱雨隨應錢湖猶可以資灌漑而它山堰水決無可救之理此蓋未知它山之水源深流長也。峴屢因亢陽惜水之泄從權以土石增障堰上約鄞江之水以入溪又浚水口淤沙引水以入田故水勢流貫諸港滔滔不已使人有入焉力行障堰排沙之說則何旱之足慮謂其無救于旱則誤矣。或曰廣德廢湖之田中間川渠及仲夏之港縱橫流貫豈無大雷林邨建畧之流何獨它山。夫言水利者不必言其流衍之時而當言其旱涸之際如流衍之時何往無水惟亢旱不竭方足恃也大雷林邨建畧之水山近源淺常時與它山合流絕無以別稍遇旱涸則流必先竭至它山之流獨共輸灌以此言之雖謂悉仰它山之水可也。

淘沙

四明水陸之勝萬山深秀昔時巨木高森沿溪平地竹木蔚然茂密雖遇暴水湍激沙土爲木根盤固流下不多所淤亦少閩淘良易近年以來木植價穹斧斤相尋靡山不童而平地竹木亦爲之一空大水之時旣無林木少抑奔湍之勢又無包纜以固沙土之口致使浮沙隨流而下淤塞溪流至高四五丈縣且

二三里兩岸積沙。侵占溪港。皆成陸地。其上種木。有高二三丈者。繇是舟楫不通。田疇失旣。人謂古來四季一浚。今既積年不浚。宜其淤塞。嘉定己亥。旱勢如焚。田苗將槁。峴隨宜爲浚。流障水之策。一縣出賑。沿其來流。貫百港。隨水所及。俱獲霑溉。夫浚之一寸。則田獲寸水之利。浚之一尺。則田獲尺水之利。浚之愈深。所灌愈遠。爲利愈博矣。雖然。淘沙當于未旱之先。又當棄之空閒無用之地。何則。夫旱歲淘沙。此救一時之急耳。是時農夫皆自欲車注。以救就槁之苗。其勢不可久役。稍或違時。苗已槁矣。宜于未旱之前。農隙之餘。多其工役。假以日月。務令深廣。庶幾可久。天下之事。不勞者不能逸。不暫費者不久安。若憚費畏勞。用功不深。其効亦淺。或略闔沙中之港。而不知港中之沙。止可爲旱歲急救旱苗之計。經一小雨。則沙隨淤塞。或去港沙而堆兩岬。經一大雨。則仍前洗入港中。如能運沙遠去。江近則去於江水之中。江遠則堆于空閒之地。庶幾可久。然地皆民地。種植所資。安得空閒。宜臨時相視。遇窳坎空閒處。不憚稍遠。則可矣。但戒董役之人。務在公平。不得容私獨堆一處。則人心自服。如能浚深一尺。或二尺。其利尤博。闔浚之時。先宜壅住上流。然後從下流爲始。庶得沙乾。不先爲水所浸。役夫易以用力。淳祐元年辛丑歲。沙淤尤甚。高出水面至四五尺。自堰港口至新安廟前。凡五百餘丈。舟楫不通。峴聞于鄉。余大參天錫。見委提督浚治。役夫人給米二升。省錢四十足。和僱三鄉。通達、光同、句章人戶及輪差柴船戶。各備鋤擔。先期約日。標識界分。令各甲管認丈尺。晨至暮放。至則記名印臂。以見大數。放則點名辨印。以給錢米。錢米纔給。印臂隨拭。峴親自監臨。務令均平著實。顧直旣優。給散以時。視其勤惰。量加賞罰。人心歡趨。且不敢漫。自十月十

日甲子鳩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迄事是役也助以姪溥且令兒輩監視及放水口奔湍而入勢如江湖始焉堰上之水其高尺餘移時之間堰水低平盡引入港壬寅七月以連雨水漲港沙復淤鄉帥陳大卿壇復委峴闔浚迴沙開成更欲去沙令深亦委峴淘沙程趙二公給田收租歲充淘沙僱夫之用先是嘉定七年權府提刑程公覃捐緡錢千有二百貫置田四十畝三角二十九步收租穀一百一十四石一斗五升係西郭斗斛歲充它山淘沙之用嘉熙三年峴嘗以沙淤利便乞增置田畝前政都丞趙公以夫給到劉泳沒官田二十九畝三角二十五步每年收租米二十一石二斗二公慮民之意可謂遠而惠民之德可謂厚程公所置穀田始委鄉之上戶掌其租入督以邑丞上戶不欲與聞官事委之雲濤觀觀又不欲遂歸丞廳歲旱之時民救將槁之苗如救氣絕之命穀既在官臨時申請緩不及事近者連歲旱涸峴多自出力僱募閩淘然私家之力終不如官使穀在丞廳遇旱即發濟用不淺緣上下申請其勢未免轉摺倉卒糴穀價錢減而僱直輕淘沙不過半日僅如人家閩掘溝瀆分開中間一綫水路而已所辦倉卒何暇深廣趙公所給米田契書發下丞廳租米付與雲濤觀觀又辭不受然峴思之不若府倉自行收積遇有旱暵遣吏開淘然恐細民畏懼官府不敢申請稽留日久無及救旱莫若委小溪監鎮就近兼措置淘沙事遇旱則行支請庶免緩不及事之患夫旱暵之時官府祈禱徧處名山廢神不舉靡愛斯牲猶有弗應如能于不雨之際用功深浚沙港并浚南門沿河高仰之處自然水應可供車注關集鄉社各開近地河港家出一老人各兩日輪僱處處開掘以接它山之水則處處有水矣禱固未必即應浚河其効可

必所貴官民各勿憚煩。當旱乾時，人心欲水，恨無可浚，縱無僱直，人亦樂趨。如穀米寬裕，給之固善。所慮諸鄉各浚近地，役徒之衆，不可徧給耳。程公所給穀田，當申朝廷照會，永充它山淘沙之用。趙公所給米田，亦宜如程公穀田，申朝廷照會。

防沙

它山一徑，其地皆沙。內水之咽既窄，引水之港復狹，以致流沙易于擁塞。沙之入港，凡有三焉。七八月之間，山水暴漲，極目如海。平地之上，水深丈餘，湍急迅疾。西岍之沙，逕從平地橫憂入港，須臾淤滿。一也。或遇積潦，雖不沒岸，而溪亦湍急，沙隨急流，迤邐入港。日引月長，不覺淤塞。二也。自港口至馬家營一帶，兩岸之沙，或因霖雨衝洗，或因兩岸坍塌，或因木植衝激，積久不已，亦能填淤。三也。欲障平地之沙，宜于西岸去港一二里，量買地段，南自港口，北自山下，以屬於溪。北去港遠，南去港近，帶斜築壘，隄以簾石，闔爲基址，高七八尺。外植檉柳之屬，令其根盤錯據，歲久沙積，林木楸盛，其隄愈固，必成高岸，可以永久。欲障積潦湍流入港之沙，宜就吳家橋南港狹去處，立爲石閘。中頓閘板五六片，略與岸平。水輕在上，沙重在下。水從板上，不妨自流。沙遇閘板，礙住不行。沙之所淤，不通閘外三四十丈，淘去良易。板之爲限，以水爲口。水漲則下，水平則去。啓閉以時，不病舟楫。欲障兩岸之沙，宜于兩岸打榕椿，用鴉石砌壘博岸，覆以石板。如城南塘路，庶免水洗岸沙。木植衝擊坍塌之患，然置閘砌岸，可以防尋常積雨。港內之沙，或遇大水，徑自西岸擁沙而來，非二者所能禦。石隄之護，此策之上者也。姑從三說以俟來者。

前後脩堰

耆老相傳謂堰先賢靈迹功與神侔不可妄加增損後人有增損者輒有禍罰南渡之後里之富民周四耆者謂堰稍低惜水之泄遂于堰上加石板厚七八寸比侯元石長減二尺前敘規模制作言爲片八十有半者卽周耆石也堰之元脊在周耆石下不可復數周耆未幾家廢人亡遂謂增堰得禍故視堰如神物不敢措議修築爲是說者果先賢意耶先賢之意惟民利是視而已堰非天造亦人爲耳寧無成壞苟有能嗣○案嗣字一本作力任二字而葺之以壽此堰于無窮寧非先賢所望于來者哉周耆之前修築者亦不一郡

志稱國朝建隆間康憲錢公億跪請于神增築全固崇寧間楊蒙重脩堰志云歲久川淤隄墊堰墮人各自私岐分派引旱涸如初先是監船場宣德郎唐意室其岐派培其堰隄郡志亦言以土次第增築僉幕承議郎張君必強復增卑以高易土爲石治鐵而錮之肩輿而往操舟而還人歎神速又魏行己增修它山堰記云紹興丙寅農事舉趾而它山之堰緣颶風忽起潮汐衝突川淤塞墊堰埭墮圯太守秦公委督官吏補土石之罅漏塞梁圯之隙穴易土治鐵而固之旬日之間厥功告成以此考之周耆之前堰蓋嘗屢修矣謂堰不可修築者果神意耶然唐意以其土次第而築之或者從權救旱之策未必可以經久蓋它山之流湍激迅疾非疊石治鐵以障其固則日久衝洗安能久而不壞哉意之策用于救旱之時明矣後人之欲議脩築者幸無泥增土之說矣夫山嶽岩崖元氣所結猶有崩裂物久則壞此其常理壞而復修乃得全固耳神寧惡之耶然非果損則斷不可輕動今但在夫保護之俾勿壞則神人之所共願也

護隄

浚沙若無與于堰。然實關係于堰者利害不細。沙港淤塞之時。舟楫不通。竹木薪炭。其價倍貴。販鬻者裝載過堰。竹木排筏。越堰而下。猛勢衝擊。聲震溪谷。堰身中空。不勝負重。城門馬力追蠹。歷年初雖不覺。久必大損。辛丑歲。因此堰石。頗有損動。前後府榜。非不禁約。人取其便。不顧利害。雖禁莫止。此堰若損。溪水壅泄。鹹鹵冲入。田不可稼。民不粒食。官失租賦。況此堰靈迹聖異。殆有鬼力神功。萬一損壞。寧後人所能遽行營設。即使可辦。不知當用幾工幾金。經涉幾日。然後可成。公私同一利害。願共寶護之。

開水口

堰上水口狹甚。溪流入港者尠。而入江者多。水口有石幢爲界。外爲官港。內爲蔣宅之地。約一二畝。若買此以展水口。庶幾納水稍洪。

古小溪港

許家橋東。有地名童家廬。北有古溝。勢與港接。今爲沙所塞。而污瀝尙在。耆老相傳。此古小溪也。溪通建畧。舊嘗開浚。以通它山之水。今沙淤塞。或謂可以再浚。

洪水灣

去堰半里餘。沙港之南。地名古城。有小港南屬於江。今爲沙所壅。耆老相傳。謂舊嘗于此置塢。近緣屢經洪水。江流衝入。漸與港通。恐日後爲江水衝開。溪流顛泄。宜築隄岸。

北山下古港

它山堰上。大溪之北。縣延皆山。山下有古港。西自鍾家潭。大溪分派而來。延袤二三百丈。未至沙港。近百餘丈。其流中斷。水稍長。則越過平地。經入沙港。近下石道頭。水平則止。水之所道。迤邐低窪。港瀝分明。古老相傳云。侯之造堰。先作壩。截溪水令乾。然後用工。故自鍾家潭引大溪之水。循山而東。屬于沙港。堰成去壩。遂爲二派。一派徑從堰上入大江。一派則鍾家潭之港也。今雖斷流。港瀝儼然。若能闔浚此港。徑取大溪之水。東入沙港。一則水勢徑順。入溪必多。二則洪水汎漲之時。水與湍沙。順流俱東。不被橫憂入港。姑存所聞。以俟來者。

水喉食喉氣喉

峴考郡志所載。引水于州。北鑿兩池以停之。淫潦泛溢。則城之東北隅有二竭。以泄于江。目之曰食喉氣喉。注云。水自離入。不有二竭以泄之。歲旱則有火災。紹定元年。守胡渠聞諸朝廷。禁民立屋以塞二竭。且欲浚導必時。隄防必謹。然不明言竭之所在。峴詢諸耆老。僅知來歷。氣喉竭視食喉稍大。經都稅務前。在東渡門牆下。以版爲閘。潮長則與版平。市河之水充溢。則啓閘以泄于江。食喉視氣喉稍小。在市舶務之南牆下。止用泄水。却不通潮。又有水喉一竭。亦以泄水。若夫二池。人謂蛟池。蜃池是也。郡志止說清瀾池及府池。而亦不言蛟蜃二池在何地。或謂蜃池湮廢已久。今爲民居。竭與池雖無與于堰。而水源皆出于它山。實關一郡之氣脈。并及之。

積年沙淤處

馬家營西至孫家橋五十二丈六尺。孫家橋至許家橋七十丈。許家橋西至潘知府宮前一百丈。潘知府宮前至萬家道頭九十丈。萬家道頭南至吳家橋一百五十四丈八尺。吳家橋南至它山堰口四十七丈。

王侯名爵侯封廟額

侯姓王諱元暉琅琊人也。

見蘇爲記

唐太和七年以朝議郎行鄧縣令上柱國築它山堰浚小江湖民德之。

立祖堰旁爵曰侯諡善政。

見鄧志

而不言何代所封。乾道四年邑人朱世彌等請賜廟額增封爵省牒云奏

內稱在唐已封善政侯歷年既久元封文字不存難以於侯爵上加封兼本朝自來未曾封賜廟額敕宜賜遺德廟寶慶三年邑人復有請時里人王公暨在朝實主盟其事亦以元封文字不存仍封善政侯廟額遺德鄧志縣令題名云府學有請立文宣王冊文牒碑具載年月姓名唐書地理志云開元中令又以暉作緯俱不同豈唐史有永承之誤耶。

造堰協謀之人

堰之造也採公閤黎實佐經營今有祠像在侯之左。

今俗稱懸慈法師

憲帥程公初置淘沙穀田設廳石刻節文

它山水灌漑鄧縣管下七鄉民田每年沙漲四季合用淘沙開淤和僱人夫一歲當一百千本府措置今支一千二百貫文官會委鄧縣丞同鄉官朱中穎將仕等置到田四十畝三角二十九步半上白粳穀一